

國民叢書第二種

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

胡漢民先生評語

程先生的「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我細心的讀了兩遍。佩服他的細心妙悟。叫我作序文，自然不敢草率從事。這幾天忽然有事。要往他處。更來不及。只好俟之將來。至於汪精衛先生呢。他說平日於哲學甚少研究。不敢下筆。然而對於第三章「老子是哲學詩的我見」。也是極端的同意。這固然是程先生的創獲。却是一語道破。毫無疑義。我知汪先生併且覺得周易一書。也是古人的哲學詩。老子的著作。不算孤調獨彈。孔子繫易。尤其和老子相近。焦氏易林。楊子太玄。餘響未絕。不知道程先生以爲然否。中國哲學詩中絕。程先生舉出兩個原因。我想補上一層。就是周秦以後哲學思想貧弱。幾乎沒有能自成一家言者。衰微至此。又怎能作得哲學詩呢。我曾批評中國哲學。以爲秦以後干涉到人的思想。是哲學不發達的一個緣故。這個意見想來不甚荒謬。又第六章注重老子時代的環境。我舊時也有此見解。不過程先生研究得更比我詳審精當。這些地方却是令我非常佩服的。

此上

藥羣兄

漢民上

序

序

二

這是我爲作者介紹此作於漢民先生請他作序的一封回信他序雖然沒有作但是他對於這書的價值已經批評定了我想再作序也不過仍是本着這個斷案發揮起來現他正在軍書旁午之中這書又恰有匣劍長鳴之狀只好早些披露出來就把這封信當個序詞罷

徐蘇中

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目錄

第一章 老子年代的研究

第二章 老子是哲學詩的我見

第三章 老子哲學的綱要及方法

第四章 老子的宇宙論

(一)天地萬物的來源

(二)「無」的界說

第五章 老子天道的觀念

第六章 老子的人生哲學

(一)老子時代的環境

(二)老子解決人生問題的主張

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

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

A 物質方面……

B 精神方面……

(三) 老子以嬰兒爲人生的模範

第七章 老子的政治哲學

(一) 無爲而無不爲的原理

(二) 虛無的政府

(三) 去兵的主張

(四) 理想的國家

第八章 批評

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

第一章 老子年代的研究

據司馬遷所作的老子列傳說：「老子是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諡聃。和孔子同時。」故很多人認定老子和孔子是同時。老子列傳又說：「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故亦有很多人不得認他倆是同時，且是會過面的。更有些喜歡探索的學者，要更進一層，討論他倆相見在于何年？如清人閻若璩，據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與南宮敬叔同適周。」又據左傳說：孟僖子將死，命其子孟懿子南宮敬叔從孔子學禮。又據禮記曾子問說：孔子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壙日食。用這三件證據來推算。結果斷定老子和孔子相見，即是昭公二十四年孔子三十四歲的時候。我試將他推理的過程解剖一下：

(一)孔子見老子依曾子問一段，是在日食的時候，故要在于下各日食中，是在那一年的日食，便可決定孔老相見是在那一年了。

孔子二十五歲，昭公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食。孔子二十七歲，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食。孔子三十一歲，昭公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日食。孔子三十二歲，昭公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日食。孔子三十四歲，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孔子四十一歲，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二)南宮敬叔從孔子學禮是在孟僖子死後。南宮敬叔從孔子適周，自然也是在孟僖子死後了。

(三)孟僖子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故南宮敬叔從孔子適周，當不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前。故可以決定昭公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日食。斷不是孔老相見的年。因此斷定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的日食，是孔老相見的年。

這樣推算，很合邏輯的方法，不能不算是精密的考據了。但我更細心一點，又很有靠不住的地方。

昭公二十四年前的日食，固然是可以鉤消。但二十四年後の日食，——昭公三十一年——若還

未有實在的證據來說明非孔老相見時日食的年頭，依邏輯其所做到的祇是「A爲B乎C乎D乎E乎F乎G乎？」「A非B非C非D非E」。故「A非F卽G。」如此：怎能算得解決呢？「A爲F乎G乎？」還是一個未得斷案的問題。

閻氏不懂邏輯，所以他的斷案，免上了有一部分的謬誤。即研究未曾達到如此深狹的程度，便下一個範圍很窄小的斷案。胡適之先生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也是看見他的斷案不對，所以將他的斷案放大至能包括F G爲止。我試舉他所說的于下：

閻氏斷定孔子適周見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當孔子三十四歲。這話很像可信，但還有可疑之處，一則曾子問是否可信？二則南宮敬叔死了父親不到三個月，是否可同孔子適周？三則曾子問所說日食，卽便可信，難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之日食？但無論如何，孔子適周，總在三十四歲以後，當西歷紀之前五一八年。大概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與四十一歲之間。老子比孔子至多不過大二十歲。

胡氏提出三個疑問：第二個疑問，是說明孔子未必在昭公二十四年適周。第三個疑問，是老子哲學的研究和批評

他斷案的根據。他說：孔子適周。總在三十四歲與四十一歲之間。卽是畫一個比閻氏斷案更闊大的圈子。將F G都包圍着。所以昭公二十四年的日食，和昭公三十一年日食，都逃不出他的斷案範圍外。依邏輯都不能說他有什麼錯誤。如此：我們便可斷定孔子見老子是在昭公二十四年與三十一年之間麼？但是我更細心看胡氏這篇文章。又很有靠不住的地方。

胡氏對於老子年代，我大胆說一句：他自己完全沒有研究過。不過略爲更正閻氏的斷案罷。換句話來說：閻胡二氏的大小前提，是完全相同的，不過斷案的範圍，有廣狹的差別罷。閻氏的斷案若是全部都靠不住，胡氏的斷案，也要完全推翻。因爲二者是分量上的差別，不是性質上的差別。

無論我們研究一個什麼問題，都是由疑而起。沒有疑就沒有問題發生。既沒有問題發生。還有什麼研究呢？這個道理，想普通學者人人都懂得的。若是有一個人，對着某甲的說話，持很懷疑的態度，並提出一個根本反對的問題，但他結果是：「不研究」……「承認某甲的說話」。……這不是瘋子麼？胡氏對於閻氏的考據，提出三個疑問，是我們在上面看見

過的。「曾子問是否可信？」便是其中的第一個。他雖然提出怎麼大的一個問題，他又是攔開一邊不理。并且用第二三個疑問來遮遮掩掩的過去了。致令我們現在仍不能明白胡氏對於閻氏的考據，是信與不信。汝說他是信，他何以提出一個根本否認的問題來呢？！因為閻氏的考據是完全建築在曾子問上面的！汝若說他不信，他可以自己不研究，反要完全取閻氏所研究得的來做他的斷案呢？這真是莫明其妙了。

「曾子問是否可信？」是胡氏提出而未研究解決的一個問題。這是個生死關頭的重大問題。若是曾子問是可信，閻氏的考據，自然有存在的價值、胡氏的斷案，更可確實成立了。至若是不可信呢，那不獨閻氏所說的要取消。即胡氏哲學史大綱裏面，至少也要刪除「孔子見老子在三十四歲與四十一歲之間……」這幾句話了。現在我試看曾子問是否可信，來估定他們的價值。

按曾子問裏紀老聃的言行凡四處。閻氏既取日食一段做他的研究材料。我就取這段來考察一下、看他是否可信。

老聃曰：「丘，止柩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癘患。」

我們若是要知道這種說話是否真爲老子所說的，都不必用很多的證明。祇要看老子的思想是否和他一致便穀了。老子（書名）第三十八章說：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他對於「禮」是持什麼樣的態度呢？我們誦他這兩句話，都可以十分明白這位老人家的主張。他一口咬定禮爲亂之首，反對得何等激烈！再回頭看曾子問的所說，「止柩聽變」，「見星不行」，對於禮又何等尊重！這樣的繁文縟節，在平常的人，都要討厭，何況是老子。故可決定曾子問日食一段，和老子（書名）三十八章所說，斷不是同爲一個人的主張。故可決定作

五千餘言道德經的老聃，斷不是在曾子問上所說的那位重禮的老聃。——那位是另一個人待後再說——由此：可以決定曾子問不可信，閻氏的考據不可信，胡氏的斷案不可信。

至此：「孔老在何年相見？」已不成問題了。現在我們所研究的問題。不能不略爲更變了。不獨不要問他倆在何年相見。即他倆是否會過面，也可以不必問。我們可從重大的方面着手，研究他倆「是不是生在同一的時代？」——老子在孔子之前歟？和孔子同時歟？抑在孔子之後歟？都是急待解決的問題。

有些人說，老子在孔子前的。如綱鑑：

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注）父，晉甫。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

周幽王去孔子二百餘歲，若依他說，則周室未東遷以前，已有老子了。但這說全沒根據，不過後人看見史記說老子字伯陽，他以爲就是這個伯陽父，便將他注下罷。實在沒有研究的價值。我以爲還是研究他和孔子同時，抑在孔子之後，像比較落實些。說他和孔子同時，最

詳盡的，祇有史記那篇老莊申韓列傳。其餘莊子列子等書，也有相似的記載。但我統觀史記莊子列子所言，都沒有能令讀者得到一個確實的信念。我試先舉史記所紀的于下：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

我讀完了這段史記，腦筋裏發現三個人來了。第一位是老儋，第二位是老萊子，第三位是周太史儋。不知那一位是真老子呢？依司馬遷的文字來看，他自己也不能決定。所以用好幾個「或」字來作搖曳之勢。如此：縱使史記可信，我們也無從得一個孔老同時的信念了。莊子「寓言十九，」可不必說。我更舉列子所說的于下：仲尼篇：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

？」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

叔氏既是見過顏回，又與老子弟子同時，故可推知老子總是孔子的老前輩了。但他又說：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列子黃帝篇）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列子楊朱篇）

考梁之稱王，自惠王始。孔子沒後一百一十八年，即梁惠王元年。楊朱既能見梁稱王，又在梁和老子會面。則老子自然是在孔子死後了。何以他的仲尼篇，反說老子的弟子亢倉子，是和孔子同時呢？所以列子說老子是孔子的老前輩，也不能起我們的信念。——在中國古書裏，他們幾位算是說孔老同時是最有力量的。結果不過如此，誰敢決斷孔老一定是同時呢？——依我推斷，並且可以決定他倆是不同時。孔子死後，纔有老子。我試舉出我的理由。讀者或許予言之不謬。

史記老子列傳中，我反覆看來，祇有兩件事是很可靠：（一）說他是那裏人，能指出他的「縣」「鄉」「里」。若沒有所據，斷沒說得如此的確詳細。（二）說他的後代子孫，代代皆有名字

揭出。非有族譜可據，也難說得如此的確詳細。這兩件事，是我「深信不疑」認定爲非司馬遷偽造的。現在祇將真的材料勘考一下，便可知道老子的年代。

(一)「老子者：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我們對於「楚國」二字，須要注意一點。考苦縣在春秋時，乃陳國的地方。後陳爲楚滅，乃屬於楚。楚滅陳，卽孔子沒那一年。若老子是和孔子同時，當然是陳國人，不是楚國人了。今大書老子爲楚國人。可見老子的確確是陳爲楚滅後的人。卽是孔子沒後的人了。斷沒有陳未亡而便將陳地稱爲楚國的道理。

(二)「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事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王邴太傅。」孝孔子沒後六十七年，魏纔建國列侯。老子之子能任魏爲將，可見老子斷不能和孔子同時。又魏世家：「安釐王四年，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陽以和。」查安釐王四年，已距孔子之沒二百零八年。宗封於段干。此處所謂段干子，當是宗之子注。梁氏啓超，也依這段史記推出老子八代孫，和孔子十三代孫孔安

國同時。故用種種的證明，老子是在孔子沒後的人，更無可疑了。

依上二條所說，已足以斷定孔老非同時，老子實是在孔子沒後。似不必再覓別的證明。——現在我可以下斷案了。司馬遷提出三位老子，那位是真的呢？孔子問禮的老子，已經可斷定他不是。老萊子也和孔子同時，故亦可斷定他不是。祇剩得一位周太史儋，故我敢野心一點，斷定這一位便是真老子。

上頭這個斷案，不是說的我是最初一人。清人汪容甫，在他述學裏面，已經先我說過。他的考據很不錯！讀者可再看他的書。他還有很多的證明，和我不同的地方。互相參證，歸納起來，則這斷案更為可信。查周太史儋見秦獻公，載在獻公十一年。去孔子之沒一百零七年。和上文楊朱見老子是在梁稱王——去孔子之沒一百一十八年——之後，極為吻合。即證之他子孫的年代，和他為楚國人的生產地，也無一不合。故可斷定老子是周太史儋了。

他們說孔老同時的謬誤，是怎樣來的？我們更回溯一下，尋他的來源，便可明白。

（一）名字上混淆的原因，太史儋的儋字，顏師古曰：「儋本作臚。丁甘反」說文曰：「臚

垂耳也。南方有聾耳國。」輿地紀勝引平黎記載：「伏波收黎人，西至一處。有聾耳婦人出現，號其地爲聾。」可見古僮聾聾三字，不獨音同。且實相通。他們看見周太史儋，以爲不是周太史儋，誤僮聾爲兩人，這是他們致誤最初的原因。聾僮分開了之後，他們更不能不去覓這個聾是什麼人了。忽然看見禮記曾子問上面有一個孔子問禮的老聾，便認他是太史儋了，這豈不是指鹿爲馬麼。不知曾子問上面，鄭注明明說：「聾，古壽考者之稱。」可見是個公名，不是個私名。好像現時稱人爲「老先生」，廣西稱望尊德厚的人爲「老大」，古人稱聾，也不過如此。孔子適周問禮，當然是向着那掌典籍舊聞年聾德厚的長者去問。故汪容甫說：「孔子之所問禮者，聾也。非老子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誤會，和那位注史的認周幽王時的伯陽父爲老子。是一樣在名字上弄錯了。

(二)派別上偏見的原因 試看說孔子問禮或問道於老聾，是出於什麼派人的口呢？莊子列子司馬遷，都是道家者流。(司馬遷父子皆爲側重道家的。看太史公自序便知。)儒家自孔子子思以至孟子，絕沒有這種的說話。老子若真是孔子師，且稱「老子其猶龍乎！」崇拜到